



2800  
10-3



No. 112  
2600  
10-3

論語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  
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  
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  
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及長為委吏料量平

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

朱熹集註序說

朱熹集註序說

長  
足

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為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為楸義與武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政二事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子孟吾老之語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東周語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

空又為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  
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  
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  
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甯  
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  
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  
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  
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行  
魯世家以此以上  
皆為二十二年事  
適衛主於子路  
妻兄顏濁鄒家  
孟子作  
顏離由  
適陳過  
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  
有顏  
淵後  
及文王既  
沒之語  
既解還衛主遽伯玉家  
見南子  
有下矢子路及未  
去適宋司  
馬桓魋欲殺之  
有天生德語及  
微服過宋事  
又  
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二歲

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

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

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

荷蕢過門事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

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

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

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

歎為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

所記有異同耳孔子如蔡及葉有葉

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蓑丈人

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

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愠見及告

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

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且據論語絕糧當楚昭王將以書在下去衛如陳之時

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

止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時則有接輿之歌又反乎

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

子為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貢。而冉

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

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

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

八矣。有對哀公及康子語。然魯終不能用孔

子。孔子亦不求仕。乃敘書傳禮

記。有杞宋損益。及樂正之剛詩正樂。有語大師

語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有假

年之弟子蓋三千。為身通六藝

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

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有莫

之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語。論

是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

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

十三。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

心喪三年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

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子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

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

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論語卷之一

二十子論語卷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

章十六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說悅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

論語卷一



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上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音洛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愠紆問反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淡。而不已焉耳。○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

非樂不足  
以語君子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鮮弟好皆去聲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與平聲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贊言也。

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唯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

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省，悉井反為。去聲。傳，平聲。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道乘皆去聲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而巳矣揚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後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久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不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為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則弟之弟去聲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已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言言卷一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諛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無弊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為○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

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脩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之與之與，平聲下同。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

侃云：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已謂之讓。

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行去聲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游氏曰。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斯為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以

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近遠皆去聲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泰，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

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命格卷一

ヤロ 11E

也

樂音洛  
好去聲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蓋先貧後富。而當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  
磋七多反

詩。衛風淇奥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

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而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而患人之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為政第二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眾星共之

共音拱亦作拱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眾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

詩三百

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

道音導下同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恥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音導

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正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未。又當深按其本也。

###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 四十而不惑

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言矣。

###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如字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為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避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高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指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用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又曰：聖人言此，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躐而進，一以示學者當就所將，不可半途而廢也。愚謂聖人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

欲學者以是為助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後凡言謙詞之屬，意皆放此。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懿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不得為者而已矣。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為孝乎。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為憂。而獨以其疾為憂。乃可謂孝。亦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養去擊別。彼列反。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食音嗣。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

言言卷一  
淡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為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為孝也。舊說承順父母之色為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眾人之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私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顏子淡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具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

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觀其所由。

觀此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廋於度反。廋所留反。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子曰君子不器

子貢問曰

焉何也。度。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難。而行之難。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 比必 二反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嘗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

廢其一  
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  
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  
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  
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此之揚墨尤為  
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  
色以遠之不然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強  
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  
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  
者則以為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

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况  
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乎

○子張學干祿

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  
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  
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  
寡悔祿在其中矣

臣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  
罪自外至者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  
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  
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  
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  
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

張學干之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  
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  
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鋤在其  
中惟理可為者為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

哀公魯君名蔣凡君問皆稱孔子對曰者尊  
君也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  
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  
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  
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  
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

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  
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  
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衆則  
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  
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  
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  
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  
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也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為政矣何必据位乃為為政乎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輓五兮反軌音月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入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體。二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

身以至於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見義不為無勇也

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 論語卷之一

###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或曰每佾八人。未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為之。則何事不可忍為。或曰忍容忍也。蓋浚疾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

以毫髮僭差也。孔子為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為。不敢須臾處之。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欲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汙尊而杯飲為之。蓋籩豆鬯爵之節。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

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山不如林放乎女音汝與平聲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為季氏

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飲去聲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

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覓反。絢呼縣反。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子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予者。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

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  
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  
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  
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  
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  
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  
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  
所謂起子，則亦相長之義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宋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一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禘而不足證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又曰：我欲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祀，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

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月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處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墜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寵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寵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寵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

從周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

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

曰是禮也大音泰邾側雷反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邾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為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為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入之力有強弱不



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居反。告古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千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僨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揚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為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與君盡禮，當時以為諂，若他人諂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為諂，而孔子之言止於此。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盡。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發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京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故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發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度量褊淺。規模界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

不然皆言其後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承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

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滋味也蘇氏曰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澁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釋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真不足。以言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官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釋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

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

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才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睿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復。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御于道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音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其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

揆一也。征伐非其所  
欲所遇之時然爾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  
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飾者而觀其  
所行之得失哉

### 里仁第四

凡二十  
六章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為得知上

聲焉於處  
反知去聲

里有仁厚之俗為美擇里而不居於是  
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為知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

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  
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  
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  
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淺淺之不同然皆非  
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  
近精粗之別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  
而自不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  
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  
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  
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  
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  
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去聲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慤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惡如字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為惡則無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惡乎聲

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反。沛音貝。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

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好惡皆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為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有用力於仁也○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能實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以反覆而歎息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可不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譏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取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為取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子曰：志於道而心役乎外，何足與議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

莫也，義之與比。

適丁歷反 比必二反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不可不。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獨在自恣乎？此佛老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

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安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放聲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

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

已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

唯參所金反唯上聲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財。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程子曰。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有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謂父  
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  
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  
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執諫也勞  
怒不悅而捷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  
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  
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  
親必知已方之所在而無憂已則必至而無  
矢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  
蓋復出而遂其半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  
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  
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身有不能忘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逮也及也行不及言可  
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  
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  
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  
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之如其  
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昂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  
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行去聲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於行難。故欲敏於行。○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問人所記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

疏矣數色角反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墜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



齊藤法門印

